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大馬扁

第十二回 康長素挾仇謀國後 譚嗣同被騙入京師

話說康有為因恐清太后有礙自己，謀使清帝離去清太后，就繕寫一道封章，請林旭代遞。林旭竟不思疑，即行代奏上去。原來那折裡是真言太后有呂、武之志，懷廢立之心的。清帝一看，心中大憤，但目下雖政權在自己手上，畢竟太后的黨羽還多，自不好擅行亂動。又付起向來辦事，太后也與自己商議，自從變政之後，太后總不過問，料然是不大喜歡。況太后向來用人，凡軍機大權俱委自己心腹，看來康有為之語當是不虛。且當時新任直隸總督、北洋大臣、統領兵權的正是榮祿，那榮祿又是太后的內姪子。那清帝又是年輕識淺的，看了康有為奏折及想起清太后舉動，安得不疑？那日至軍機處，見了林旭，即諭道：「康有為昨日上的奏折，朕已知道了，倘太后真有廢立之事，你們盡該設法，但目下萬勿妄動才好。」林旭一聽，方知康有為的折子是說太后謀廢立的，不覺登時面色變了。暗想這會辦理新政，正防太后阻撓，如何康有為不懂事，偏攪出這段風潮出來？林旭此時真不知如何對答。因與康有為同事，自不能說康某是妄言，又不說康某之言是實，半晌方對道：「此不過是傳言，恐未必是實。若果有此事，臣等當以死報。」清帝聽罷，轉回上書房，恰翁同龢當值，清帝又把康有為折語對翁同龢說知。翁同龢大驚道：「康某究聽誰人說得來？只怕是誤傳的。何故遽行人奏？」清帝道：「朕亦在半疑半信之間，但已諭林旭等叫他目下不必妄動了。」翁同龢無語而出。尋思康有為此舉，關係非輕，直是欲煽動宮闈，欲借清帝除去太后。但太后族黨眾多，根深蒂固，如何動搖得來？恐不至召禍不止，且要累自己。今康某正自得志，料勸阻不來，惟自悔當時孟浪薦他而已。且說林旭聽了清帝之言，即往尋康有為，問道：「你昨天奏的是言太后要廢立麼？」康有為答一聲「是」。林旭道：「你究從那裡聽得來？現今懼太后梗阻新政，你反撥草尋蛇，撩起太后那邊，好不誤事！」康有為道：「我正乘皇上信任我們時，除去太后，才得心安呢。」林旭道：「足下真瘋了！太后如此勢力，皇上猶懼他九分，哪裡除得來？怕太后除你們還易如反掌。」康有為道：「縱不能除他，使皇上疑忌，不聽太后之言，亦未嘗不妙。」林旭道：「現太后並無分毫干涉，若辦得好好，皇上又何苦聽他？你既與我同志，所言的又不對我實說，你休陷了我罷！」康有為道：「足下如此懼禍，安能幹事？我自法兒，你不必慌罷。」林旭道：「我哪有懼禍？便是死也不怕。只事不該如此做去。」說罷，惟搖首歎息。即回至軍機衙門，遇著楊銳，把上項事說了一遍，楊銳道：「康某如此，某料其必有異謀，我們盡要仔細防範才好。他事事由我兩人出頭，其中必不懷好意。」林旭道：「事已至此，亦無得可說，悔當初誤與他同事耳，今日斷不能反唇辱他。大丈夫寧置生死於度外，勉力幹自己的事便是。」楊銳聽罷，亦然搖首嗟歎。

只是時康有為亦見林旭言語頗有不滿自己之意，即與梁啟超、康廣仁商議，要實行除太后之策。梁啟超道：「日前連發兩函，請唐才常及譚嗣同來京，於今未到。若得此二人到來，可諸事無憂矣。」康廣仁道：「現在光景，第一怕翁同龢及林旭、楊銳三人先行檢舉，反參我們，自是萬無生理。但他們既同事在當初，料不為出爾反爾之事。今日惟有更擴充同黨的勢力，是最緊要的。」康有為道：「岑炳元這人頗有氣魄，不如設計引他，其餘就結聯袁世凱，得一枝兵力，更為安穩。但欲薦岑炳元，究用何人出名為好？」梁啟超道：「請劉光第、楊深秀等薦他何如？」康有為以為然，即請劉、楊二人，並尋林旭力薦岑炳元，以增勢力。林旭此時亦以騎虎難下，多一人也有一人之力，遂在清帝面前力保，竟以四品京堂補用，先任大理寺少卿，不久又轉升太常寺卿。那時依附康梁的，得林旭、楊銳之力，真是升官不難了。

岑炳元既得三品京堂實缺，自然感激康有為，便親往拜謝康有為，即與商量運動袁世凱之法。岑炳元道：「某與袁氏也有一面，就介紹足下等識他。至如何運動，當由足下等行之便是。」康有為大喜道：「向袁公下說詞，不勞老兄費心，小弟自有法子，但得足下為介紹，自萬無不妥。」岑炳元道：「只作介紹，有何難處！」便帶同康有為立往袁世凱處來拜會。那袁世凱與康有為本不相認識，這回見他有名刺來拜見，又想他是個辦理新政的人，講到新政兩字，那袁世凱又是曾經出過外洋的，自然贊成變法。故一見康有為到來拜見，便即接進裡面。分坐後，即說道：「中國幾千年來自王安石之後，沒有一個說過變法的，今足下所為，兄弟很喜歡，但不知將來究竟如何耳？」康有為說道：「終是太后從中阻撓，恐還沒有什麼效果。」袁世凱道：「變法以來，太后究沒有說話，哪裡便知他阻撓呢？」康有為道：「太后見革了懷塔布，已是不大滿意，故知他是必要阻撓的。」袁世凱聽了康有為之言頗來得奇怪，如何開口便咬到太后，其中必有個原故，便答道：「懷塔布幾人被革，據兄弟所聞，似有此冤抑，就是太后不喜歡，倒是意中之事。」康有為見袁世凱如此說，大不以為然，便道：「他們是違抗諭旨，阻撓條陳，革了他們還有什麼冤抑？大人此言差了。」袁世凱道：「既是沒有冤抑，便是太后真要阻撓，你們又怎麼辦法？」康有為道：「正為此事要與大人商酌。因為太后雖已歸政皇上，究竟大權仍在太后處，若他要阻撓，實是一個大患，故盡要設法對待太后是第一件要緊的。」袁世凱聽罷，知康有為另有意見，便不再說，順口答了兩聲「是是」，即舉茶送客。

康有為兩人去後，袁世凱猶是付之一笑，覺他們舉動都不必理他，不如袖手旁觀，看他們辦理罷了。惟是康有為心裡，見說到對待太后一語，袁世凱連答了兩聲是，就以為袁世凱應允幫手，不勝之喜。回寓後，與梁啟超、康廣仁兩人說得落花流水，以為有了袁軍一枝兵力，便沒有做不到的。只可惜譚嗣同及唐才常還未進京，究未便即行發作，只得又催兩函與譚、唐二人，更言袁世凱是個練兵大臣，統領新建陸軍六千人，有如此兵力，現已肯助我們行事，請勿疑忌，更不宜失此機會這等語。函去後，時譚嗣同及唐才常都在上海，連接康有為之信，尚半信半疑，因見他只是一個總理衙門章京，幹得什麼大事，因此狐疑不定。

原來譚嗣同及唐才常平日宗旨，是主張革命排滿，譚嗣同著有《仁學》一書，沒一句不是革命的，為見康、梁天天運動升官，自然不敢深信。及接得第二函，見說到袁軍幫助這等語，暗付變政何靠與兵力，今云借助袁軍，難道康、梁真與自己宗旨相同不成？便與唐才常商議去留之計。唐才常道：「去就不可不慎，機會亦不可多得，不如我兩人先以一人入京，先看情景，倘辦得來的，就回函來，兩人俱去。若見辦不來的，即行回滬，你道何如？」譚嗣同道：「兄言甚是。因據來函所說，是一個好機會，但康某為人，言過其實，恐靠不住。今若以一人先去，自是穩著。但兩人究以誰人先去為好？」唐才常道：「弟無所不可，任由尊意便是。」譚嗣同道：「冒險實行我不如兄；察事觀情，兄不如我，就請由小弟先行便是。」唐才常大喜，即準備行費。次日即打發譚嗣同起程，離了申江，航海至天津，取道入京而去。

那時康有為幾人在京裡，以為袁世凱應允幫手，就天天望譚、唐兩人到京好行舉事。定計先圍頤和園，拿住太后。如有風波，即由袁軍殺入京城，自沒有敢阻撓的。到這時再看情景，如大勢可圖，即登其大位。如不可為，就奉回光緒帝，有何不可？想到這裡，真是想入非非，差不多像窮人望大富，不禁想得手舞足蹈。那日幾人正在南海館談論，忽報譚嗣同到來，好不歡喜，即大家出門接進裡面。先問一回舟車之苦，譚嗣同又略問了變法的近情。好一會，康有為自然說到清帝如何歡喜自己，如何言聽計從，如何援引同黨，滔滔不絕。譚嗣同聽了，覺他所言未必是真，縱是真的，他只得清帝重用他，就如此得意，看與自己宗旨料是不同的。但已經到來，倒看他三五天再作計算。即先自復過唐才常，叫他不必入京，須待自己有信來請，方可起程。因此唐才常便不作進京之想。

且說譚嗣同因康有為說有袁軍相助一語，那日便問康有為道：「足下說有袁世凱相助，究竟是袁公起意來尋你們的，抑是你們起意才運動袁公的？乞請明言。」康有為想了想，覺自己若直言是自己運動袁公，他必然疑忌，便硬說道：「是袁公起意的。他來尋我們，然後與之說妥，借清君側之名，圍頤和園，拿住太后，便沒事不了。」譚嗣同道：「京畿有步統領衙門，尚有綠旗營兵萬餘人，恐袁公的六千人不易濟事。」康有為道：「足下哪裡說？袁公的是新練洋操軍隊，那些腐敗綠營便是□萬人，哪裡能抵擋得住？足下不必思疑。」譚嗣同道：「既是袁公允肯，他必有主意，但小弟這回進京，袁公可有知道沒有？」康有為道：「哪有不知！袁公早聞得足下大名，這回聽得足下到來，實大為忻喜，可見足下大名是遠近皆知的。」譚嗣同道：「不必過獎，小弟是不好

人奉承的。惟袁公既如是不棄，就介紹小弟得與袁公一晤何如？」此時譚嗣同之意，實決與袁世凱肯助與否，欲自己一見袁世凱，看袁意何如，然後定奪。惟康有為實因袁、譚相見，因明知係自己運動袁世凱的，那袁世凱又並未知有個譚嗣同進京。不過自己一時說謊，是斷不能令袁、譚兩人相晤。即勉強答道：「如此甚好，但袁公之意是很要秘密的，待弟先晤袁公，告以足下欲與他相見，定個相會的時期，然後引足下進去便是。」譚嗣同聽得，亦覺此言有理，便由康有為再往見袁世凱。時康有為亦欲向袁氏訂實辦法，即行往謁袁氏。譚嗣同與有為起行時，密囑道：「俗語說，千虛不如一實，果若是足下運動袁公的，恐不大可靠。因袁公倚靠榮祿甚深，榮祿又是太后的內姪，倘袁氏有不測之心，大禍立見。若前時未有說過的，這回再不必對袁公說了。」康有為道：「哪有說謊？是小弟親與袁公商酌的。」譚嗣同無語。

康有為便去見了袁世凱，即實說：「太后真要阻撓新政，不除太后必不能變法，若除去太后盡靠兵力，請大人即率所部入京為後援。事關國家大計，請勿推辭，亦不可泄漏。」袁世凱一聽，心上早發了驚，誠不料康、梁書生之見，說得這般容易。但此事不宜當面推他，亦只含糊答應。康有為便出。以為袁世凱實應允。實則在袁世凱面前並沒有提過譚嗣同三個字，返回寓後，竟對譚嗣同道：「我也對袁公說，足下已來京了，但袁公連日皆有公事，要遲兩天方能相見。」譚嗣同此時不勝疑惑，見康有為如此說，亦只略答一聲「是」。但忖袁世凱身上料不願為此事的，因見康有為全沒準備，只靠一個袁世凱，究竟難行。一來袁氏必然熟審情形，方肯行事，他自念即拿得太后，那榮祿必然要殺他。若拿不得太后，那太后亦必要殺他。是袁氏沒一點好處，斷不如是之愚，應允相助。縱袁氏有意革命，盡可自行，何必依附康、梁呢？所以越想越覺可異。正是：

欲謀太后無奇策，空向同人撒假謊。

要知譚嗣同畢竟受其所愚否，且聽下回分解。